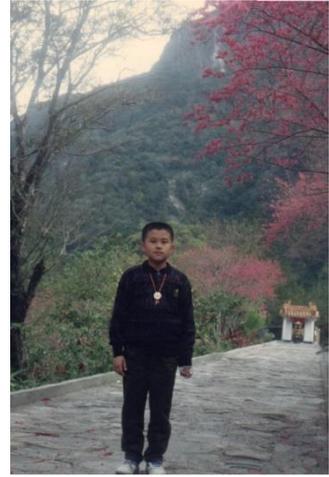


會僧晤道(二) 短期出家

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，我被帶去催眠過一次，還記得所有參加者都是大人，只有我是小朋友。當時參加催眠的人，不外是婆媳、婚姻及一些人際關係的問題，希望藉由催眠知道與某人前世有何過節，再看看今生可否解怨釋結。我當時壓根沒聽過催眠，只聽說這位大師似乎在美國很有名。催眠的過程，有點像是以禪修的方式，讓人進入比較深層的狀態。催眠開頭的一段時間，有的人開始說看到什麼景象或有什麼感受，而我還真沒有什麼被催眠的感覺，閉著眼睛仍是自覺頭腦清醒沒有睡意。雖說如此，後來也真的有些奇妙之處。依稀記得在活動進行中，也不知進行到了哪一段，腦海裡突然出現一位很年輕的人，有種很溫暖的感覺，但是長相或特徵等其它方面卻無法看清楚。那位年輕人用手摸著我的頭，當時就真的接收到一股暖意。可能是我年紀還小，爸媽不想讓我知道太多，免得會胡思亂想，在詢問那位催眠大師的時候，我是在門外等候，所以當時談話的細節不清楚。父母事後跟我講，那位大師說我前世是一個喇嘛，是西藏的修行人，但我的上師還沒有到台灣，現在可以先跟隨禪宗的 惟覺老和尚學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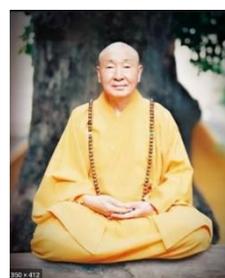


記得那個時候中台禪寺仍在興建中，也因為這樣的關係，後來我們家樓上就有一個道場，提供給 惟覺老和尚的弟子們，作為每週一次禪修的場所。我們家最初是走淨土宗念阿彌陀佛，後來便進入禪宗的修持。那段時間我爸媽很迷禪宗，他們常常帶我去中台禪寺參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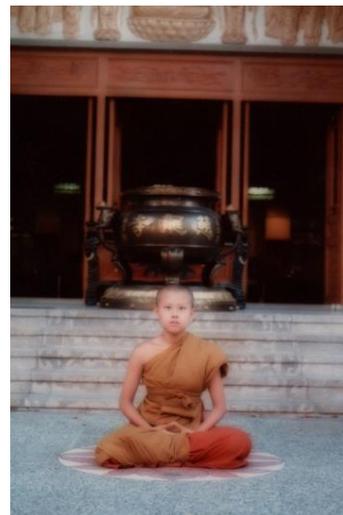


禪修等活動。但是通常他們在禪修打坐的時候，我是能躲就躲，倒不是因為年紀小好玩好動，就是單純對這些活動沒有歡喜的感覺，沒有感到法喜充滿。雖然如此，父母還是很積極地尋找我的師父，尋找適合出家剃度的地方。

到了小學五年級，有一位中台禪寺的法師，為我剃度出家的事，引薦去中台禪寺拜見惟覺老和尚。那是我第一次準備出家，但是拜見老和尚的過程卻有點誇張。當時一起去的只有我爸媽、以及引薦的師父。惟覺老和尚在他自己的小房間裡接見我們，大人們都說這個孩子想要出家，請老和尚慈悲接納。我記得很清楚的是，老和尚沒有回應他們的請求，而是轉向我問：你為什麼要出家？若是平常有人問我這問題，我一定可以很自然而且圓滿的回答，像是出家為解脫輪迴、為度化一切有情眾生。但是當時不知怎地，老和尚問完話之後，我想了半天，可是腦袋瓜一片空白，半句也答不出來。或許當時的我，隨父母來此要出家，只是順著家庭環境的期待，但還沒有發自內心的感動，所以當老和尚雙目炯炯有神的看著我時，平常應對如流的功夫就不見了。那時候爸媽還有法師，一看我半天沒有反應很是著急，所以一直敲邊鼓，替我回憶之前不是很會說話很活潑，也有意願要出家，但我就是直楞楞的看著老和尚，沉默了大概有十多分鐘，感覺上非常漫長，我一句話都講不出口。老和尚則是靜靜地等我，也沒有說什麼，最後說：這個孩子因緣未到，因緣不在這裡。所以我第一次的出家面試沒通過。



雖然沒去成中台禪寺出家，家中樓上還是繼續為中台禪寺提供禪修場所，後來禪寺的精舍就設在我們家隔壁。在我小學畢業還沒升國中那一年的暑假，隔壁精舍有人介紹一個活動，有一位南傳佛教泰國的法師，到台灣來辦短期出家。正式出家雖沒能成，但可以先體驗一下出家人的生活也很好，所以爸媽就幫我報名，參加一個月的短期出家。南傳佛教非常重視戒律，過得是很簡單樸素的原始佛教乞食生活。身上任何裝飾都不能帶，因為我從小近視很深，還是戴著眼鏡，但是其它如手錶也不能帶，襪子鞋子都不能穿，得打赤腳。赤足走在田埂上，風吹稻浪涼風徐徐，倒也蠻愜意。只是台灣七月的夏天非常熱，我們每天都要托鉢行腳，所以多半是走在柏油路上，柏油路被烤得軟軟的快冒煙了，那段時間大家的腳都長了不少水泡。



我們每天早起開始托鉢，中午吃完飯後，下午就要換地方。按照原始佛教的說法，同一個屋簷下不能兩宿，以免對居所產生依戀感，須知一切都是無常，所以我們就像遊牧民族一樣常常搬家。一個月體驗的短期出家生活過得很快，如果有心得的人，可能就不還俗也沒有捨戒，直接延續下去真正出家。同樣的是各種因緣沒有成熟，我當然還是回家，繼續國中的學業。這次算是我第二次嘗試出家，自己已經有想要出家的念頭，也比較深入體驗出家生活，但是仍沒有找到能堅定出家的去處。

